

· 石刻文献研究 ·

## 《翁金碑》所见“天可汗”及相关问题考证\*

陈 浩

**内容摘要:**相较于噶欲谷碑、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几乎同一时间在漠北发现的翁金碑的研究要薄弱得多。学者们在翁金碑的碑主身份和立碑时间问题上分歧过大,以致于很难将其作为可靠史料运用到突厥汗国的历史研究中去。借由对《翁金碑》出现的若干可汗名号的考索,纠正学界将“天可汗”(tepriken)与“登利可汗”(\*tepri kağan)混为一谈的做法,并指出对唐朝皇帝的“天可汗”称号是突厥人用自己熟悉的术语来表达汉语“圣上”“皇上”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可考得,翁金碑的碑主是第二突厥汗国的阿史那氏成员,但并非可汗直系亲属。碑主可能去世于开元七年(719),碑建于次年。翁金碑的建碑者毗伽始波罗他满达干,或可与汉文史料中的他满达干勘同。

**关键词:**翁金碑 射摩可汗 天可汗 达干

俄国考古学家尼古拉·雅德林采夫(Nikolai Yadrintsev)在1891年的蒙古考察途中,于翁金河(Ongin River)流域发现一块突厥文碑铭,学者们习惯称之为《翁金碑》<sup>①</sup>。翁金碑的拓片,最早见于拉德洛夫(W. Radloff)的《蒙古古迹图录》第1册,经过描摹之后的拓片又刊布于同书第3册<sup>②</sup>。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察合台文《突厥蛮世系》的汉译与研究”(22BMZ113)阶段性成果。

① 河流的名称是 Ongi,作形容词时往往作 Ongin,所以有的学者称为 Ongin Inscription,也有学者称为 Ongi Inscription。

② W. Radloff, *Atlas der Alterthümer der Mongolei*, Lieferungen 1, Tafel XXVI 1-2, St. Petersburg, 1892. W. Radloff, *Atlas der Alterthümer der Mongolei*, Lieferungen 3, Tafel LXXXIII, St. Petersburg, 1896.

翁金碑被发现时,已破碎成若干块。日本学者大泽孝据碎片推测该碑原来的尺寸是高 320cm,宽 35~39cm,厚 18~24cm<sup>①</sup>。自翁金碑发现以来,有不少学者对墓碑主人的身份和立碑年代等问题尝试做解读,但众说纷纭,尚未达成统一意见<sup>②</sup>。笔者在研读突厥三大碑的基础之上,结合汉文史料的记载,拟对翁金碑所涉及的相关问题作全面考察。本文的考证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即先从学者们没有疑义的段落入手,然后再处理残泐严重的文字。

《翁金碑》的书写顺序与《阙特勤碑》同,从右上角开始,从上往下、从右往左行文。正面和一个侧面刻字,其它两面是空白<sup>③</sup>;正面碑文残存 12 行文字,侧面上方有 7 行篇幅较短的文字,还有一尊石人身上有 1 行突厥文“系始波罗达干的石人”。据现有碑文可知,《翁金碑》是第二突厥汗国大臣毗伽始波罗他满达干以第一人称单数的口吻,为其父伊里底蜜施叶护树立的纪功碑。主体碑文的第 1—3 行<sup>④</sup>讲述的是突厥早期历史,第 4 行是对碑文叙事者“我”(毗伽始波罗他满达干)成长背景的介绍,第 5—8 行讲述的是“我父”(伊里底蜜施叶护)的事迹。当时九姓乌古斯和 Atig 部落反叛,“我父”投奔“天可汗”,并获得“设”的官号,甚至不惧怕敌我力量悬殊与反叛者殊死交战。第 9—10 行讲述“我”的事迹,当时 Atig 部落叛乱,“我”没有出兵攻打,“我”为登利毗伽可汗效劳。第 11 行,“我”以“我父”忠诚侍奉颉跌利施可汗为榜样,训导“我”的族中子弟该如何侍奉毗伽可汗。第 12 行交代“我父”去世的日期,由“我”主持葬礼。侧面上方的文字提及立碑的时间,可惜已经残泐。

---

① Ōsawa Takashi, “Revisiting the Ongi inscription of Mongolia from the Second Turkic Qaγante on the basis of rubbings by G. J. Ramstedt,”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93, 2011, pp. 147-203. 本文引大泽孝观点均出此文,为省篇幅,不再逐一出注。

② 为方便阅读,笔者把参考文献根据主题作了分类,在下文恰当的位置交待,不统一罗列。

③ 翁金碑并非个案,阙利啜碑也有一面没有刻字。这两块碑铭没有刻满的例子,可以佐证笔者对《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铭文镌刻背景的推测(详参陈浩:《阙特勤碑南面铭文的作者与镌刻年代问题》,《学术月刊》2017 年第 6 期,第 148—154 页)。

④ 在本文中,碑文的引文仅以某碑第几行的方式注明。

## 一、*yama kağan*<sup>①</sup> 所见入唐突厥人的祖先叙事

《翁金碑》开篇第一句话是 *eçümüz apamız yama kağan tört buluğuç étmiş yığmış yaymış basmış. ol kan yok boltukda késre él yitmiş uçğınmış* (我们的祖先射摩可汗组织、收编、震慑并压制了四方[的势力]。当那位汗去世之后,国家便走弯路没落了)<sup>②</sup>。这句话的结构让人联想起《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sup>③</sup>的开篇 *üze kök tegri asra yağız yér kıluntukda ékin ara kişi oğlu kılınmış. kişi oğlunta üze eçüm apam bumun kağan iştemi kağan olurmuş* (上面蓝天和下面褐地被造出来后,在两者之间人类之子被造了出来。在人类之子上,我的祖先土门可汗和室点密可汗即位了)。两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在于可汗名号。碑文叙事者都用了“祖先”(eçüü apa)一词,但《翁金碑》提到的不是我们熟知的第一突厥汗国肇建者土门及其弟室点密,而是 *yama kağan*。可以想见,这里的 *yama kağan* 应该也是突厥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关于 *yama* 一词,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读作 *yami*。大泽孝通过实地考察赫尔辛基和圣彼得堡所藏翁金碑的拓片,发现最后一个字母是 a,而非 *ı* (实际上,若仔细辨识拉德洛夫书中刊布的拓片,也可以发现更像 a)。但是,首次对 *yama kağan* 的身份进行考证的,则是中国学者芮传明。芮传明在译注塔拉特·特肯(Talat Tekin)的《鄂尔浑碑铭语法》中突厥碑铭时,对其中不少关键名词作了考证。他指出,《翁金碑》提到的 *yama kağan*,就是汉文史料《酉阳杂俎》中的“射摩可汗”<sup>④</sup>。“射摩”的中古音是 *zia<sup>h</sup>-ma*,且在同时期藏文史料 p. 1283 号文书中有 *zha-ma* 的形式,从对音的角度可与 *yama* 勘同。

据《酉阳杂俎》记载,突厥祖先射摩与海神女约定,若射中金角白鹿

①本文对古代突厥语的转写,参考克劳森(G. Clauson)《13世纪以前突厥语词源字典》(*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②突厥文后括注汉译文,下文同。

③笔者已经完成了突厥三大碑的英译,参见 Chen Hao, *A History of the Second Türk Empire (ca. 682–745 AD)*, Brill, 2021. 全部突厥碑铭的汉译和注释工作,正在进行中。

④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98页。

则与之交好,但射摩的扈从误杀白鹿,于是射摩斩杀该扈从的部落首领,此举惹怒海神女,双方因此绝交<sup>①</sup>。在突厥起源的叙事上,《酉阳杂俎》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周书》“狼种说”<sup>②</sup>为代表的叙事。“狼种说”反映的是早期突厥汗国的集体记忆,而《酉阳杂俎》记录的则是第一突厥汗国亡国后入唐突厥离散群体形成的新版起源叙事<sup>③</sup>。学者们尝试将《翁金碑》中的 *yama kağan* 勘同为突厥开国可汗土门或其弟室点密可汗的思路<sup>④</sup>,是有必要检讨的。从《酉阳杂俎》的怪诞叙事风格可以判断,射摩应该不是突厥历史人物,而是神话角色。况且,*yama* 在语源上,与 *bumun* 或 *iştemi* 也没有任何关系<sup>⑤</sup>。

《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在叙事开篇追溯至突厥汗国的历史人物土门和室点密,而《翁金碑》则以 *yama kağan* 为宗。此现象一方面说明,第二突厥汗国统治阶层内部存在两套祖先叙事并存的事实;另一方面,它提醒我们,这两套叙事或许是存在竞争关系的。翁金碑的主人很可能是阿史那氏旁系的一支,也就是说,他只是突厥可汗家族的远亲(关于翁金碑的碑主为何人,说详第四节)。

## 二、“天可汗”身份考

《翁金碑》中出现了若干可汗名号,对于碑铭的断代来说,无疑是关键的线索。第 1 行的 *yama kağan* 上文已经讨论过。其余还有第 4 行

①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第44—45页。

②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五十《突厥传》,中华书局,1971年,第907—908页。

③陈浩:《全球史视野下的突厥起源叙事分析》,《史林》2022年第5期,第188页。

④拉德洛夫、马夸特(Josef Marquart)、小野川秀美、泽田勋和大泽孝都认为 *yama kağan* 是指土门可汗,详参 W. Radloff,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Lieferung 3, St. Petersburg, 1895, p. 253; Josef Marquart, *Die Chronologie der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ieterich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898, p. 39; [日]小野川秀美:《オンギン碑文譯注》,《羽田博士頌壽紀念東洋史論叢》,1950年,第444页;[日]澤田勳:《オンギン碑文訳解》,《駿臺史學》1984年第61号,第94—110页。克劳森怀疑是指室点密可汗,参见 G. Clauson, “The Ongin Inscrip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o. 314, 1957, p. 188.

⑤艾鹜德认为“射摩”来源于印地语的 *zhama*。详参 Christopher p. Atwood, “Some Early Inner Asian terms related to the imperial family and the comitatu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56, 2012/2013, pp. 57–59, 78–81; 汉译本见艾鹜德著,陈浩译:《若干中亚名号研究》,《清华元史》第四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94—297、319—322页。

*kapğan éłteriş kağan élije kılındım* (我生长在默啜、颉跌利施可汗的政权下);第5—8行 *kağım ... teyriken éyin anta yorımış* (我父……去投奔天可汗了), *teyrikenke éşig bértiñ téyin. yarlıkamış şad atıǵ anta bérmiş* (由于[我父]为天可汗效劳,[天可汗]下令,赐其封官号“设”), *teyriken yorımış* (天可汗出发了……), *teyriken almazun téyin* (天可汗不……);第10行 *teyri bilge kağanka takı éşig küçüǵ bérsegim bar ermiş* (我又得以给登利毗伽可汗效劳了);第11行 *kağ yorıp éłteriş kağanka adrımaduk yağılmaduk teyri bilge kağanta adrımalım azmalım téyin ança ötledim. bilge kağanıñ bodunu ... bardı* (父亲追随颉跌利施可汗,未曾离弃过、未曾犯错过。你们也不要离弃登利毗伽可汗,不要走弯路。毗伽可汗的人民……去了)。

以上引文中共出现八次可汗号,其中 *kapğan éłteriş kağan* 出现一次, *teyriken* 出现三次, *teyri bilge kağan* 出现两次, *bilge kağan* 出现一次, *éłteriş kağan* 出现一次。在这些可汗号中,通过突厥三大碑能够确认的有 *éłteriş kağan* 和 *bilge kağan*,分别是汉文史料中的骨咄禄和毗伽可汗。又,从《翁金碑》的上下文亦可推断, *teyri bilge kağan* 与 *bilge kağan* 是同一人。此外, *kapğan* 是默啜的可汗号,也是无疑的。不过,《翁金碑》中出现的是 *kapğan éłteriş kağan*,大泽孝怀疑这是默啜一个人的可汗号。虽然汉文史料中提到默啜是颉跌利施大单于,但在鄂尔浑碑铭中,默啜的名号始终是 *kapğan kağan*。倘若仔细研读突厥原文,就会发现它指代的是骨咄禄和默啜两个人。*kapğan éłteriş kağan élije kılındım* 这句话中的 *kılındım* 是关键,亦见于《噉欲谷碑》<sup>①</sup>。动词 *kılın-* 是用来描述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的,释为“出生、成长”比较合适。所以这句话可译成:“我生长在默啜、颉跌利施可汗的政权下。”按照执政的先后顺序,理应把骨咄禄的可汗号放在默啜的可汗号之前。但是,碑文这句话背后的逻辑是,碑主出生于骨咄禄政权的末期,少年时光主要是在默啜在位期间渡过的,故将默啜写在了骨咄禄的前面。

从构词的角度看,无论是 *éłteriş kağan*,还是 *kapğan [kağan]*,抑或 (*teyri*) *bilge kağan*,都是常见的修饰词+可汗的搭配,只有 *teyriken* 较为特殊。有学者认为, *teyriken* 来自于 *teyri + kan*,后元音的 *kan* 缀加到前元音

①《噉欲谷碑》第1行, *bilge toñukuk ben özüm tabğaç élije kılıntım*。逐字译成汉语是:毗伽-噉欲谷-我-本人-唐朝-国家(向格)-生(第一人称单数过去式)。

的 *teyri* 之后受元音和谐律的约束,也变成了前元音,故最后的形式是 *teyriken*<sup>①</sup>。突厥语的 *kan*(汗),是 *kağan*(可汗)的缩写,在碑铭中两种形式并存。突厥语中 *teyri* 的意思是“天”,唐代史料中也有音译“登利”“登里”等形式。不过,“登利可汗”音译的突厥名号是 \**teyri kağan*<sup>②</sup>,而非 *teyriken*。克劳森在突厥语词源学字典中指出,*teyriken* 并非具体的可汗号,而是君主的一般性称谓,指“神圣的”<sup>③</sup>。

值得注意的是,*teyriken* 一词虽不见于其它鄂尔浑碑铭,但在回鹘文献中有不少用例可供参考。例如,德藏吐鲁番摩尼教文献 T. M. 159 号背面第 4 行 *tängrikän qunçui*(崇高的公主),第 6 行 *tängrikänäm*(我崇敬的圣人)<sup>④</sup>。T. M. 159 号文书背面第 1 行或可录作 *burxan tängrikänimäz bögü*(我们的佛主圣上牟羽)<sup>⑤</sup>。在 TT276 号文书第 29 行(背面)出现了 *tängrikän*,根据邦格和冯加班的解释,这个与后文第 33 行中的 *tängri ilig* 类似,都是指牟羽可汗<sup>⑥</sup>。吐鲁番出土的木柁文书第 3 行 *tängri bögü tängrikänämäz küil bilgä tängri ilig-ning orunqa olurmış*,意思是“登里,我们的牟羽(睿智)

---

①G.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 p. 525. Marcel Erdal, *Old Turkic Word Formation*, vol. 1, Otto Harrassowitz, 1991, pp. 76-77.

②加一个星号,表示这个词是构拟的,没有文献的佐证。

③G.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 p. 525.

④A. v. Le Coq, “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I,”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1912, p. 31. Werner Peek et al., *Opuscula: Sammelausgaben seltener und bisher nicht selbständig erschienener wissenschaftlicher Abhandlungen*, Band III 1, *Sprachwissenschaftliche Ergebnisse der deutschen Turfan-Forschung*, Band 1, Zentralantiquariat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72, p. 421.

⑤A. v. Le Coq, “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III,” *Abhandlungen der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1919, p. 36. Werner Peek et al., *Opuscula: Sammelausgaben seltener und bisher nicht selbständig erschienener wissenschaftlicher Abhandlungen*, Band III 1, *Sprachwissenschaftliche Ergebnisse der deutschen Turfan-Forschung*, Band 1, p. 498.

⑥W. Bang & A. v. Gabain, “Türkische Turfan-Text,”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1929, pp. 412, 414. Werner Peek et al., *Opuscula: Sammelausgaben seltener und bisher nicht selbständig erschienener wissenschaftlicher Abhandlungen*, Band III 2, *Sprachwissenschaftliche Ergebnisse der deutschen Turfan-Forschung*, Band 2, pp. 32, 34.

天可汗继承了阏毗伽登里伊利的位子”<sup>①</sup>。结合回鹘文献中的用法,可以得出结论:《翁金碑》中多次出现的 *teyriken*,并非某位可汗的实际可汗号,而是指“圣上”之类的尊称。在《翁金碑》的文本语境中,*teyriken* 皆用于修饰可汗,类似于汉语中的“皇上”“陛下”等表述,与同时期唐代汉文史料中出现的“天可汗”是一组在语义上可资勘同的概念<sup>②</sup>。

那么,这位“天可汗”是指哪位历史人物呢?恐怕有人会首先想到历史上著名的“天可汗”唐太宗。贞观四年,突厥颉利可汗被俘,唐太宗被西北诸蕃君长尊为“天可汗”<sup>③</sup>。此后,玄宗、肃宗、代宗等皇帝也有类似的情况<sup>④</sup>。不过,我们有理由排除此处的“天可汗”是指唐朝皇帝的可能性。碑文第6行说“天可汗”赐其父“设”的官号,既然能给突厥官员任命突厥式官号,那么它指的应该是碑主生前侍奉的某位突厥可汗。《翁金碑》中提到的可汗共三位:骨咄禄(*éltəriş kağan*)、默啜(*kapğan kağan*)和毗伽(*bilge kağan* 或 *teyri bilge kağan*)。“天可汗”应该就是其中的一位。上文已经交代过,翁金碑是“我”(毗伽始波罗他满达干)给“我父”(伊里底蜜施叶护)立的纪功碑。碑铭中凡涉及“天可汗”的地方,都是有关“我

①F. W. K. Müller, “Zwei Pfahlin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1915, pp. 6-7.

②关于 *tängrikän* 及其变体 *tärkän* 在回鹘文中的应用,尤其是用于可汗以外人物的案例,可参见付马:《西州回鹘统治者称号研究——年代、结构与特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十一本(2020年)第二分,第159—161、169页。

③刘昫等:《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39—40页。

④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突厥遣使首领伊难如来贺正,且献方物,上表曰:“顶礼天可汗礼诸天,奴身曾祖以来,向天可汗忠赤,每征发为国出力,今新年献月,伏愿天可汗寿命延长,天下一统,所有背恩逆贼,奴身共拔汗那王尽力枝敌,如有归附之奴,即和好,今谨令大首领伊难如拜贺。”(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42页)肃宗乾元元年(758),回纥可汗对唐朝使臣说:“我与天可汗两国之君,君臣有礼,何得不拜?”(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〇《唐纪三十六》,中华书局,1956年,第7059页)代宗永泰元年(765),回纥药葛罗曰:“怀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驾,令公亦捐馆,中国无主,我是以敢与来。”(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三十九》,第7181页)又,《九姓回鹘可汗碑》汉文部分载:“北庭半收丰围之次,天可汗亲率大军,讨灭元凶,却复城邑。”(详参程溯洛:《唐宋回鹘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114页)此“天可汗”是指当时回鹘的毗伽可汗(808—821年在位,汉文史料作“保义可汗”)。

父”的事迹。第 11 行甚至直接点明“我父”追随的是颉跌利施可汗,那么“我父”投奔的“天可汗”,当然指的也是颉跌利施可汗,即骨咄禄了。从时间逻辑上看,这一结论也是自洽的。据碑文,“我”成长的时代是骨咄禄末期和默啜执政期间,后来也侍奉过毗伽可汗,而“我族中子弟”侍奉的是毗伽可汗。那么,“我父”侍奉的只能是骨咄禄。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学者都把“天可汗”与“登利可汗”混为一谈<sup>①</sup>。从“登利可汗”和“天可汗”用词的细微差异上亦可看出,两者之间有所不同。如果是正式的可汗号,会译作“登利可汗”,还原成突厥语是 \*teyri kağan。以第二突厥汗国的登利可汗为例,他的突厥语名号全称是 *teyri teg teyrıde bolmuş türk bilge kağan*,理论上应该缩写成 *bilge kağan*(毗伽可汗)<sup>②</sup>。或许是为了与乃父毗伽可汗区别开来,汉文的音译便截取了头和尾。但是,这一操作给现代研究者造成了很多困扰,让人误以为他的突厥可汗号真的就是 \*teyri kağan。“天可汗”对应的突厥语是 *teyriken*,它不是具体的可汗名号,而是一个泛称。这一解读的背后逻辑,也是与唐代的世界秩序相吻合的。西北诸蕃把唐朝皇帝称为“天可汗”,不是说他们给唐朝皇帝册封了可汗号,而是使用自己熟悉的术语来代替汉语中的“圣上”“皇上”等称谓。突厥用自己熟悉的概念来指称其他文化的概念是十分常见的,譬如突厥碑铭中对唐朝皇帝的称谓始终是 *tabğaç kağan*(中国可汗)。同时,从《翁金碑》和回鹘文献中“天可汗”的用例来看,这个名号

---

①刘义棠:《天可汗探原》,《中国西域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第81—86页。  
朱振宏:《唐代“皇帝天可汗”释义》,《汉学研究》第21卷(2003年)第1期,第413—433页;后收入《大唐世界与皇帝天可汗之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81—124页。林冠群:《隋唐君主可汗号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118页。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新亚学报》第1卷(1955年)第1期,第212页。谷霁光:《唐代“皇帝天可汗”溯源》《唐代“皇帝天可汗”溯源后记》,《谷霁光史学文集》第4卷,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0—179页。彭建英、冯景运:《隋唐帝王与割据群雄获称汗号问题考论》,《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第74—81页。

②突厥汗国有两位登利可汗,第一位登利可汗亦作伊然可汗,可汗名号是 *teyri teg teyri yaratmış türk bilge kağan*,第二位登利可汗的名号是 *teyri teg teyrıde bolmuş türk bilge kağan*(详参陈浩:《登利可汗考》,《西域研究》2016年第4期,第33—40页)。

对于唐朝君主来说并不具有唯一性<sup>①</sup>。

### 三、立碑年份蠡测

对“天可汗”身份的确定,实际上已经有效地限定了翁金碑碑主去世年份的讨论区间。碑铭的叙事者“我”在碑文的结尾告诫子弟要忠诚的对象是毗伽可汗,据此可以确定,“我父”死于毗伽可汗在位期间。翁金碑立于何年的问题在学界之所以争议很大,主要是因为涉及日期的两处碑文都已漫漶不清。第一处是主体碑文第12行:*üze teγri ... yılka yétiñç ay küçlüg alp kağanımda adırlu bardıñız. bilge ataçım yoğuy koriğıñı korıdım*(在天之灵,您于□年七月离开我们强大、英武的可汗而去。英明的父亲,我料理您的葬礼和茆地……);第二处是碑侧上方第4—7行:*bilge ataçım ... yılka bitidim küliug er edgü kan ataçım ölti*(睿智的我父,□年,我书写[此碑]。有名望的人,好的汗,我父去世了)。

《翁金碑》最早的释读者拉德洛夫将两处缺文都读成 *lüi*(龙)年,是建立在对碑主身份错误的认知,以及对碑主卒年的错误推导基础之上的。他把碑铭中的 *ataçam*“我父”误读成 *taçam*,并视其为碑主骨咄禄(即颉跌利施可汗)的名字。此后的注释家基本都沿袭了拉德洛夫的录文<sup>②</sup>,直到

①对“天可汗”最新的反思来自刘子凡。他指出,唐朝“天可汗”概念的内涵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且“唐太宗虽然接受了‘天可汗’称号,但并不能号令整个游牧世界”,太宗以后虽然也有皇帝被称为“天可汗”,但只是尊称而无实际统治含义(刘子凡:《“天可汗”称号与唐代国家建构》,《历史研究》2021年第6期,第189、191页)。

②匈牙利突厥学家米哈里·多布洛维茨认为是开元二十八年的龙年(740)。他之所以认为碑建于突厥汗国的末期,是因为他将碑文中 *teγri bilge kağan* 比定为登利可汗(Mihaly Dobrovits, “Ongin Yazıtını Tahlil Bir Deneme,” *Türk Dili Araştırmaları Yıllığı Belleten*, 2000, pp. 147–150)。泽田勋虽然也读作“龙年”,但他认为碑主去世于开元四年(716),并将碑主(他认为是咄悉匐)的死因归结为该年突厥汗国政变的结果([日]泽田勋:《オンギン碑文に関する一考察:その设立目的と设立年代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第41卷(1983年)第4号,第696—717页;汉译本见[日]泽田勋著,陈翰译:《关于翁金突厥碑文的一个考察——碑文的设立目的和设置年代》,《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第207—218页)。泽田勋参考的是拉德洛夫的录文:*üze teγri kan lüi yılka yetiñç ay küçlüg alp kağanımda adırlu bardıñız*, 拉德洛夫原来的译文是“在上的是天可汗。在龙年七月,你们离开强有力勇敢可汗而去了”(Radloff 1895: 251)。从语法的角度分析,动词 *bar-*后面的人称(转下页)

克劳森提出质疑。他指出,拉德洛夫读成 *üze teŋri kan lüi yulka*(上天[可]汗在龙年)在语义上是不通的。克劳森认为 *k<sup>1</sup>* 后面的字母,与其说是 *n<sup>1</sup>*,还不如说是 *w*,于是他推测此处的单词是 *koñ*(羊),从而认为碑主是在羊年去世。但是,对于第二处提及年份的地方,克劳森没有给出明确意见。后来的学者,虽然再也没有提出“龙年”和“羊年”以外的意见,但从塔拉特·特肯开始,对第二处涉及年份的碑文内容有了新的解释<sup>①</sup>。在“年”之后的单词,特肯认为应当读成 *bitidim*,意思是“书写[碑文]”。如此一来,此段内容的性质就变了。考虑到其他突厥碑铭的先例,笔者认为特肯的说法更有道理,碑铭书写者没有必要在同一块碑上两次重复碑主的去世。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前面是去世日期,后面是建碑日期。遗憾的是,特肯虽然在碑文内容的释读上前进了一步,在具体年份的问题上却分别沿袭了克劳森和拉德洛夫的“羊”和“龙”年。

一般来讲,立碑的时间肯定要晚于碑主去世的时间。在同一个生肖

(接上页)领属附加成分是 *-ımyız*,理论上可以把主语理解成“你们”或敬称“您”。拉德洛夫将主语释为“你们”,即突厥百姓或碑主的家族子弟,宾语是 *küçlüğ alp kağan*(强有力勇敢的可汗)。如此解读的原因,是他当时认为碑主是骨咄祿,也就是颉跌利施可汗,所以“强有力勇敢的可汗”便有了着落。泽田勋虽然引用了拉德洛夫的录文,但是他对这句话的理解有所不同,译成“在上的天汗,于辰年七月,离开了强有力勇敢的可汗走了”。泽田勋把主语理解成“在上的天汗”,宾语是强有力勇敢的可汗,即碑主,意思是天汗离开了碑主,喻指碑主的死亡。泽田勋这段译文不能成立,原因有三。首先,从动词人称判断,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复数“你们”或第二人称单数敬称“您”,不可能是第三人称单数(在上的天汗)。其次,泽田勋认为此处的“在上的天汗”指突厥的天神,用天汗离开某人的躯体来喻指死亡,这样的说法不见于任何史料记载。最后,所谓 *üze teŋri kan*(在上的天汗)实际上是拉德洛夫的误读,当作 *üze teŋri koñ*,前面的 *üze teŋri* 可以理解成“在天之灵”,后面的 *koñ*“羊”是碑主去世的年份。既然泽田勋认为碑主是咄悉匐,那么此处碑主被称为“强有力勇敢的可汗”,该如何解释呢?于是泽田勋推测,咄悉匐曾在默啜死后以兄终弟及的模式短暂担任了可汗,只是汉文史料没有记载下来。这些都是建立在对碑文的误读之上的猜测。碑铭原文当作: *üze teŋri koñ yulka yétiñç ay küçlüğ alp kağanımda adrılu bardıyız*(在天之灵,您于羊年七月离开我们强大、英武的可汗而去)。据动词的人称领属附加成分可以把这句话的主语理解为敬称“您”,即碑主“我父”。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父”离开了当朝的强大、英武的可汗,喻指他去世了。

<sup>①</sup>T. Tekin, *A Grammar of Okhon Turkic*, Indiana University, 1968, pp. 255-256, 291-293. 本文引用特肯观点均出此文,为省篇幅,不再逐一出注。

周期内,龙年要比羊年早三年。故以时间先后的逻辑来推导,墓主只能是龙年去世,羊年立碑,或在去世的当年立碑。所以,特肯“羊年去世,龙年立碑”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按照突厥的葬俗,一般是人死后至少隔半年再入土。所谓“待时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黄落,秋冬死者,候华叶荣茂,然始坎而瘞之”<sup>①</sup>。譬如,阙特勤开元十九年正月十七日去世,同年九月二十七日举行葬礼,纪念碑于次年七月二十七日建成<sup>②</sup>。又如,毗伽可汗开元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去世,次年五月二十七日才举行葬礼,唐朝官员参加葬礼并襄助立碑<sup>③</sup>。若参照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的惯例,翁金碑的碑主是在七月去世的,属于下半年,葬礼和立碑应该在次年进行。故只能暂且得出以下结论:碑主在羊年去世,后一处立碑年份按照突厥隔年入葬的习俗,推断是“猴”字。必须要说明的是,两处碑文残泐不可卒读,上述结论只是建立在前辈学者录文基础之上的推论。

现在,来敲定碑主究竟于哪一个羊年去世。毗伽可汗于开元四年即位,统治19年。在此区间内,有两个羊年,分别是开元七年(719)和开元十九年(731)。碑主“我父”的军事生涯主要是为骨咄禄效劳,但也经历了默啜可汗的执政期。可是,碑文显然聚焦于骨咄禄一朝,而鲜有提及默啜可汗时期的事迹。对此,不妨参考笔者对噉欲谷碑中同一现象的解读。开元四年的政变中默啜灭亡,从此汗系重回骨咄禄系,于是为默啜朝效劳的事迹便成为禁忌<sup>④</sup>。碑文中提到毗伽可汗有执政危机,让子弟不要背弃毗伽可汗。揆诸史实,笔者认为开元七年的可能性更大。据汉文史料记载,毗伽可汗借助阙特勤的政变刚刚坐上汗位,国内外的形势仍不乐观,就在一年前唐朝皇帝还试图鸠集九姓、黠戛斯、契丹和奚,组织一次针对突厥的围堵<sup>⑤</sup>。反观开元十九年,毗伽可汗的政权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很稳定。克劳森主张是开元十九年的羊年,当年也是阙特勤去世的年份,他甚至推测碑主生前曾参加过阙特勤的葬礼,受到了立碑的启发。

①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五十《突厥传》,第910页。

②《阙特勤碑》东北面,详参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6页。

③《毗伽可汗碑》南面第10行,详参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66页。

④Chen Hao, *A History of the Second Türk Empire (ca. 682-745 AD)*, pp. 93-97.

⑤“(开元)八年冬,御史大夫王峻为朔方大总管,奏请西征拔悉密,东发奚、契丹两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数道俱入,掩突厥衙帐于稽落河上。小杀闻之,大恐。”(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5174页)

笔者得出开元七年的结论,是结合汉文史料和突厥碑铭的记载,辅之以突厥汗国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法国突厥学家路易·巴赞也倾向于开元七年,但他的理由是翁金碑碑主是开元四年政变中胜利的一方,故获得了一方漂亮的纪念碑<sup>①</sup>。

#### 四、碑主身份献疑

最后,我们来讨论学界争议最大的问题,即翁金碑碑主的身份。实际上,碑文的第4行明确提到了碑主的名号:*él étmiş yabğu oğlu ıřbara tamğan çor yabğu inisi bilge ıřbara tamğan tarkan*(我是伊里底蜜施<sup>②</sup>叶护之子、始波罗他满啜叶护之弟——毗伽始波罗他满达干)。据此可知,翁金碑所纪念的人物是“我父”,其名号是伊里底蜜施叶护。第6行又提到“由于为天可汗效劳,[天可汗]下令,赐封官号‘设’”。学界在翁金碑碑主身份的问题上,概括来讲,有三种不同的意见:“骨咄禄说”、“默啜说”和“咄悉匍说”。总之,他们都认为翁金碑所纪念的是某位“大人物”,系第二突厥汗国可汗核心家族成员,要么是可汗本人,要么是可汗之弟。这些猜测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都是为了强调翁金碑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上述三种意见都站不住脚。

翁金碑的碑主是骨咄禄的说法,最早由拉德洛夫提出<sup>③</sup>,但他后来推翻了自己的观点<sup>④</sup>。德国东方学家马夸特在拉德洛夫录文的基础上,提出翁金碑的碑主可能是默啜的观点,其理由主要是:默啜去世于开元四年(716),正好是龙年<sup>⑤</sup>。但是,《翁金碑》记载碑主去世于七月,而据汉文史

①[法]路易·巴赞著,耿昇译:《突厥历法研究》,中华书局,1998年,第204页。

②耿世民将 *él étmiş yabğu* 译为“颉翳德密施”(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87页)。笔者认为唐代汉文史料中出现的“伊里底蜜施”(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069页)更符合其音译。

③W. Radloff,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Lieferung 3, p. 249.

④拉德洛夫在噶欲谷碑相关研究的出版前言中写到,翁金碑的碑主既不是骨咄禄,也不是默啜,而是某位与骨咄禄有非直系亲缘的突厥王子(可能属于突厥汗国的西支),详参 W. Radloff,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Zweite Folge, St. Petersburg, 1899, IX. 按,拉德洛夫这个说法模棱两可,不知道他具体是指西突厥的某支,还是东突厥可汗家族的西部支系。

⑤Josef Marquart, *Die Chronologie der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p. 37.

料,默啜的头颅于开元四年六月癸酉送于京师<sup>①</sup>,时间显然是矛盾的。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否定马夸特的“默啜说”。日本学者小野川秀美根据《翁金碑》碑主的名号“伊里底蜜施叶护”中含有“叶护”以及他被天可汗封为“设”两点,推测此人系骨咄禄和默啜之弟咄悉匐<sup>②</sup>。撇开具体的细节抵牾不谈,纯粹从逻辑上看,将翁金碑碑主与咄悉匐勘同的做法也是不恰当的<sup>③</sup>。首先,如果碑主是咄悉匐,作为骨咄禄和默啜两任可汗的胞弟以及当朝毗伽可汗的叔父,碑铭中却没有一句提及这两重尊贵的身份,是十分可疑的。其次,若翁金碑的碑主是咄悉匐,那么叙事者“我”与毗伽可汗就是嫡亲堂兄弟,拥有共同的祖父,那为何在碑铭开头又提供了一套与《毗伽可汗碑》截然不同的祖先叙事,也是解释不通的。

克劳森从碑文的内容推测,翁金碑的主人是突厥可汗家族的旁系成员,但并没有进一步阐述他的主张。综合上文对《翁金碑》相关内容的考证,笔者同意克劳森的判断。从突厥碑铭和汉文史料中有关“设”的例子来看,候任者未必是可汗的直系亲属。例如,骨咄禄即可汗位之前的身份

---

①刘昫等:《旧唐书》卷八《玄宗纪》,第176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玄宗纪》,第125页。

②[日]小野川秀美:《突厥碑文译注》,《满蒙史论丛》第4号,1943年,第105—176页。[日]小野川秀美:《オンギン碑文译注》,第431—450页。

③据汉文史料记载,骨咄禄复国后,“乃自立为可汗,以其弟默啜为设,咄悉匐为叶护”;默啜即位后“立其弟咄悉匐为左厢察,骨咄禄子默矩为右厢察”(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5167、5169页)。但是,汉文史料提到将咄悉匐封为“叶护”的是骨咄禄,将其封为“设”的是默啜,而《翁金碑》说将碑主封为“设”的是“天可汗”——小野川秀美也承认,“天可汗”是指骨咄禄无疑。日本学者泽田勋也持碑主是默啜的观点,但他更正了小野川秀美的说法,认为“天可汗”当指默啜([日]泽田勋著,陈翰译:《关于翁金突厥碑文的一个考察——碑文的设立目的和设置年代》,第211—213页)。泽田勋的补正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天可汗”只能是骨咄禄。大泽孝是译注《翁金碑》的新一代日本学者,可惜他在关键处没有吸收克劳森和特肯的解读,而是一味继承小野川秀美和泽田勋等老一辈学者的观点。在碑主去世年份的问题上,大泽孝沿袭了拉德洛夫“龙年说”,并声称在圣彼得堡的拓片原件上可以读到 *lui* 的字样。考虑到上文提及的克劳森从突厥语构词法角度对 *lui* 的否定,我们暂时对大泽孝的观察存疑。在碑主身份问题上,大泽孝沿袭了前辈小野川秀美的“咄悉匐说”。

是“设”，而他与当时的叛军领袖阿史那伏念的关系只能算是“疏属”<sup>①</sup>；默啜是以“可汗之弟”的身份获得“设”的头衔；毗伽可汗 14 岁以“可汗之侄”的身份封“设”<sup>②</sup>；在突厥汗国晚期，登利可汗的两个从叔分别是左右两察，那么他们就是以“可汗之从叔”的身份获得此位的<sup>③</sup>。由此可见，“设”的职位并没有严格的限制，可以是直系的兄弟，也可以是叔侄，甚至可以是旁系的亲属。上述例子告诉我们，突厥官号“设”授予的对象是建有军功的阿史那氏，未必是可汗核心家庭成员。汉文史料中也没有记录有关咄悉匐的具体事件，只有上文所引用的两条与任命相关的材料。所以，将翁金碑的碑主与咄悉匐勘同，除了能提升碑主的身份地位以外，并不能深化我们对碑文本身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碑文是提及了碑主名号的，即伊里底蜜施叶护，只是不见于汉文史料记载。

当然，考虑到第二突厥汗国的碑铭数量稀少，能够立纪念碑的人绝非等闲之辈。翁金碑的碑额有一个族徽<sup>④</sup>，与阙特勤碑的图案相似。据此可知，碑主当是突厥汗国统治家族阿史那氏的成员<sup>⑤</sup>。如果说翁金碑的家族在汉文史料中找不到任何一丝线索，是说不过去的。以往的研究者过于关注翁金碑的碑主，即纪念的对象，却忽略了立碑者。按道理讲，只有立碑者本人具有足够的影响力，才能为乃父树碑立传。碑文中“我”的名号是 *bilge ıřbara tamęan tarkan*，音译“毗伽始波罗他满达干”。突厥的

---

①“骨咄禄者，颉利之疏属，亦姓阿史那氏……伏念既破，骨咄禄鸠集亡散，入总材山。”（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 5167 页）当然，目前并不清楚阿史那伏念与骨咄禄具体是什么关系，也不知道阿史那伏念是否是颉利可汗的直系子孙。但从汉文史料的记载来判断，只能算是“疏属”。《阙特勤碑》的汉文部分提到，阙特勤的曾祖是伊地米施匐，祖父是骨咄禄颉斤，与阿史那伏念都不是直系亲属。

②《毗伽可汗碑》东面第 15 行，详参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 155 页。

③“登利从叔父二人分掌兵马，在东者号为左杀，在西者号为右杀，其精锐皆分在两杀之下。”（刘昫等：《旧唐书》卷 194 上《突厥传上》，第 5177 页）

④翁金碑出现的阿史那氏族徽，图版见 W. Radloff, *Atlas der Alterthümer der Mongolei*, Lieferungen 1, Tafel XXVI 1-2.

⑤第一节已经考证出，碑主是可汗家族旁系的某位阿史那氏成员。鉴于第二突厥汗国建立者骨咄禄是第一突厥汗国颉利可汗的“疏属”，骨咄禄也属于颉利可汗的旁支，那么翁金碑碑主有没有可能与第一突厥汗国可汗系有关？对此，只能期待新史料的发现来证实这一推测。

官号“达干”，主要负责外交事务<sup>①</sup>。例如，早在第一突厥汗国时期，派往东罗马的使臣就是一位“达干”<sup>②</sup>。据《册府元龟》，突厥可汗曾多次向唐廷派遣官号为“达干”的使臣，目的是向唐朝请婚<sup>③</sup>。我们不禁会问，既然翁金碑的碑主是毗伽可汗朝的达干，他会不会是来华达干中的某一位呢？

在突厥政变的第二年（开元五年），毗伽可汗便向唐朝派遣了一位名为“他满达干”的使臣，名义上是向玄宗献马，实际上还提供了关于周边政权的情报。玄宗通过他向毗伽可汗写了一封信：“皇帝敬问突厥可汗。使人他满达干至，所言坚昆使来及吐蕃使不愿入汉，并奚、契丹等俱知之。”<sup>④</sup>有趣的是，同一名号的使臣，在17年后再次来华<sup>⑤</sup>，当然不排除中间来华的出使经历未见汉文史料记载。“开元二十二年四月，突厥遣使来朝谢婚，表曰：‘自遣使入朝已来，甚好和同，一无虚诞。蕃汉百姓，皆

①当然，“达干”也不尽是活跃在外交战线。例如，第二突厥汗国晚期，就有多位达干出现在帝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中。“登利年幼，其母即噉欲谷之女，与其小臣沃斯达干奸通，干预国政，不为蕃人所伏。”（《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5177页）

②Roger Blockley,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Francis Cairns, 1985, pp. 123, 265. 注释中提到，“达干”的名号常见于突厥的使臣和宰辅。

③除了下文将要讨论的他满达干之外，还有其他的例子。例如：长安二年六月，突厥默啜遣使莫达干请以女妻皇太子（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九七九《外臣部·和亲二》，第11330页）。当然，突厥派出的“达干”官员，除和亲外，也有其他任务。例如：开元十四年正月和五月，突厥遣其大臣临河达干康思琮来朝（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第11239页）；开元十九年十月，突厥遣其大臣苏农、出逻达干等二十四人来朝（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第11240页）；开元二十一年，四月突厥大使乌鹁达干来朝，九月突厥遣其大臣牟伽伊难达干等十三人来朝（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第11241页）等。

④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外臣部·褒异二》，第11277页。

⑤开元十年九月，突厥大首领可还拔护他满达干来朝，授将军，放还蕃。又，开元十一年十一月，突厥遣其大臣可逻拔护他满达干（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外臣部·褒异二》，第11281页）。按，两处提到的应该是同一个人，“还（還）”与“逻（邏）”形近致讹。至于此人与我们讨论的“他满达干”是否同一人，暂存疑。

得一处养畜资生,种田木作。今许降公主,皇帝即是阿耶,卑下是儿。一种受恩,更有何恶。谨使哥解粟必谢婚,他满达干请期,献马四十匹充押函。’”<sup>①</sup>据马夸特的说法,《阙特勤碑》中有一个类似的名号 *taman tarkan*,很可能就是 *tamğan tarkan* 的另一种写法<sup>②</sup>。突厥语字母 *ğ* 是腭音,在许多现代突厥语中都是不发音的,所以马夸特的意见值得参考。从语音对勘的角度,*taman/tamğan* 完全可以与“他满”勘同。又,考虑到《册府元龟》中“他满达干”的出使时段与翁金碑建碑者的活跃时间吻合,故笔者认为二者可勘同<sup>③</sup>。

综上,笔者认为翁金碑所纪念的人物是伊里底蜜施叶护,不是咄悉匐,也不是默啜,更不是骨咄禄,而是可汗家族旁系的某位阿史那氏成员。翁金碑的碑主最有可能去世于开元七年(719),碑建于次年。立碑者毗伽始波罗他满达干,应该是毗伽可汗执政期间活跃于外交战线的实力派人物,很可能就是汉文史料中提及的“他满达干”。

【作者简介】陈浩,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突厥学。

---

①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和亲二》,第11335页。

②J. Marquart, *Die Chronologie der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p. 44.

③耿世民将 *tamğan* 译为“贪汗”(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87页)。笔者将其比定为汉文史料中的“他满”,主要是基于对突厥碑铭和汉文史料中相关史实的考证,以及语音学的证据。